

陈高春 主编



A PRACTICAL CHINESE GRAMMAR
DICTIONARY

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

增补本

中国劳动出版社

R
H14
30/2

A PRACTICAL CHINESE GRAMMAR
DICTIONARY

(Enlarged Edition)

Editor in chief

Chen Gaochun

Advisors

Hu Yushu Huang Borong Huang Yuezhou Wu shiwen

China Labour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3 • 北京

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

主编 陈高春

顾问 胡裕树 黄伯荣

黄岳洲 吴士文

(京)新登字 1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陈高春主编.-增补本.-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5

ISBN 7-5045-1287-7

I. 实… II. 陈… III. 汉语-语法-词典 IV. 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794 号

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

(增 补 本)

主 编 陈高春

责任编辑 黄 冶

装帧设计 董振宗

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惠新东街 1 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8.25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1350 千字 印数:3000 册

定价:69.00 元

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

(增 补 本)

学术顾问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胡裕树 黄伯荣 黄岳洲 吴士文

主 编 陈高春

主要修订(撰稿)人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卞觉非	陈传喜	陈高春	范 晓
黄岳洲	季永兴	金 艳	李晋荃
刘 艳	马庆株	孟维智	申小龙
孙也平	王 磊	吴启主	向 音
阎仲笙	袁 晖	张 萍	

附： 初版作者

主 编 陈高春

副 主 编 谭达人

主要撰稿人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曹小敏	陈传喜	陈高春	陈 榴
崔梦楼	江墨林	李歌梁	孙宏红
谭达人	王 磊	伍学文	张虹霞
张人石	张 威	郑庆天	

增补本序一

陈高春同志主编的《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出版仅三年,现在又增补重版了。这说明这部辞典合乎社会的需要,受到大家的欢迎。增补本在原来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更臻完善,自然也就更加发扬了本书的特点。这些特点举其要者而言,就是:既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又具有相当的学术性。全书五大篇,均按逻辑次序编排,显示出语法学科本身的系统性和条理性。全书以通用的教学语法系统作为主要参照体系,用来比较阐释各家学说的异同;而对词目的释义又多着眼于理论的阐述,并注重源流的考索。这样既适应一般读者学习了解语法知识的需要,又可资专业工作者作学术研究的参考,普及与提高并举,两者相得益彰。同时,这部辞典的编写注重内容的完备,力求说解的明晰。本书几乎概述了汉语语法学领域的各个方面,词目的设列配置相当完备有序,撰述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它对词目的解释注意语言的简明通俗,以增强可读性,且又力求阐释的客观公允,以合乎科学性。因而就使本书在显现它“大”而“全”的同时,也不失其“精”与“深”。正因为这部辞典有如许特点,所以它能够赢得众多的读者。

语法学科是不断发展的,人们认识是日益前进

的,社会需要是逐渐演变的。一部语法学专科辞典,要能恰当地反映、记载和适应这些情况,的确很难毕其功于一役,而需要作持续不断的勤求探讨。这部辞典的编撰出版和修订增补重版,正是主编和全体编写同志作出的辛勤努力的劳绩和有价值的贡献。他们的工作精神和治学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十多年前,我与高春同志订交于武汉。他好学深思,刻苦勤奋,长期以来,辛勤耕耘,锲而不舍,取得了学术上的丰硕成果,于社会多所贡献。在他主编的《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增补重版的时候,惠函索序,因陈说如上,谨以此向读者推荐。

胡 裕 树

1993年春节写于复旦大学

增补本序二

直到现在,我尚未见到陈高春先生一面。然而我却十分乐意地同意为他主编的《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增补本)写“序”,而不顾忙病交加。这倒不是因为他惠函向我索“序”,也不是因为他这位才42岁的青年学者连续自著或主编了三部填补我国辞书的空白之作:《中国语文学家辞典》、《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大辞典》以及《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而是因为我看他的语法辞典的“初版本”,被他的超常的品德所感动,那就是他那谦逊的品德、甘为人梯的品德。他没有以“学者”自居,没有靠主编的权势把自己收入“学者篇”中,相反,却不拘一格地收进了同他不相上下的年青人。对他这种难能可贵之举,不写,在心理上是得不到平衡的。

我对陈高春先生有一定了解,那是在《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问世不久。从与朋友们的交谈中,从他的信中,我了解到他的年龄、他的师承、他的两度从军、他的论著数量。及至看了他的部分著作,我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文武全才。他以军人之胆、文人之识,使他在短短几年内,出版了3部皇皇巨作,而且他还自著或参与编著了12部专著,发表论文30余篇,总字数约500万字。可谓成绩斐然。

这次《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修订伊始,我就建议他把他自己纳入“学者篇”之中。我认为他有这个资格,无须避嫌。因

为 21 世纪即将到来,它的前半个世纪没有相当数量像他这样的青年学者作为《辞典》的主体,则扩大不了那时的青年学子的语法视野,而且学无楷模,多走治学弯路。我不知能不能说服他。

1993 年春节,陈高春先生远道寄来了增补本的要目和部分词条。我认为增补本大大优于初版本。

一、全面性优于初版本。增补本新增条目 1100 多条。如应用于汉语语法研究的国外语法理论,国内外汉语语法学说、语法学术活动,汉语方言语法,新近出版的语法著作的介绍等等方面的条目均有增加。此外,全面性还表现在“学者篇”对每位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反映。

二、开拓性优于初版本。如新增的“语法学说”、“语法学术活动”等内容,不仅开阔读者视野,给读者以启发,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国际语法学者的瞩目,让国际学者从这些内容中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其理论学说是如此的丰富、学术活动是如此的红火。而且对入选学者,只要他有成就,决不论资排辈。这就为“学者篇”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同时也为青年学者提了精神、鼓了干劲、壮了胆量。

三、实用性优于初版本。不管什么书,没有实用性(包括广义的实用性)就不成其为好书。高春先生是教师,执笔者们几乎很少有例外。强调实用性也许是这些人的“职业病”。它的实用性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 加强了释疑篇的分量。释疑的“释”有针对性,释疑的“疑”有普遍性,它好像一位知识渊博的师友,循循善诱,有疑必答,答必有中。比如“着、了、过”,以往的语法书称之为“时态助词”,现在的语法书大多称为“动态助词”,原因何在?这在一般的语法著作中难以找到答案,而增补本“释疑篇”新增的“助词的时态与动态”条却给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二) 释义适度而易懂。它根据词目的性质在释义上恰如其分,各有所宜。比如对“删除”的解释只有数十字;而对“系统功能语法”的解释却用了近 2000 字。字数虽多,但多得好,多得是地方,多得有必要。文字的运用也雅俗共赏。它运用了不少“形象化法”,如列“层次图”16 种,形象化地反映了抽象的语法层次和关系;等等。运用了不少“相当法”,如:“命戒之句”释为“略相当于现在的祈使句”,“顺承词”释为“大致相当于承接连词”等等。运用了不少“例解法”,如“理论篇”、“术语篇”条目的释文,大多引原书为例证,并加以解说。这些方法的运用,皆开卷可见。其所以如此,是作者眼睛向着读者,心中想着读者,笔下考虑读者。

四、学术性优于初版本。增补本对原有条目做了较大的修改,修改面约占 80% 以上。如“形容词的生动形式”、“语法学”、“俞敏”、“孙良明”、“刘坚”、“语法研究和探索”等等条目以及书后的几种附录都是重新撰写的。而且不乏学术性的指引。专科性词典对理论、方法、著作的释义有一个指明方向的问题,方向指得对头,即可有效地指导读者。如“转换·生成语法”条在介绍乔氏理论后,指明乔氏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学者在应用时对乔氏理论的改造;又如“汉语语法场导论”条在介绍该著作之后,指明“汉语语法场论的提出,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早已有系统的语法理论与实践;为汉语语法史的新认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又如“语素的虚实与词的虚实”条在论述二者的不同后,指明它们的虚实不能一一对应,它们的分类标准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再如“主宾语问题讨论”条在介绍讨论情况之后,指明其意义与结构相结合的观点是较为合理的,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这种结合性的标准具体地如何掌握,到底有哪些语法特点,至今仍未有定论;等等。这就使人有所遵循,明确何者为优,值得

往上投入力量,何者为劣,不值得花费气力,因而少走弯路,不迷失方向。

五、条理性优于初版本。增补本在分类上作了调整,各“篇”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如“理论篇”下分:“语法·语法学·语法体系”、“语法学史·语法学说”、“语法研究·学派·学术活动”等类;“释疑篇”又分“词法释疑”、“句法释疑”;等等。这就使全书各部分更显示出逻辑性和层级性。

汉语语法学的历史如从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算起,已有95年的历史了。模仿也好,革新也好,发展也好,说到底,是“后来居上”。我相信陈高春先生主编的《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增补本)在发展阶段中必将有力地推动汉语语法学向符合汉语特点的方向发展,而且是突破性的发展。

吴 士 文

1993年2月18日于丹东市政协

初 版 序

我国古代关于汉语语法的研究,属于传统语文学的范畴。不少学者在注释古书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汉语词法和句法的问题,而涉及最多、成绩最著的应是对古汉语虚词的研究,自元代以后,就逐渐出现像《语助》那样的专著。到了19世纪末叶,西学东渐,给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带来了生机,一场语言学革命开始了,诸如汉语修辞学、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等,都从传统的语文学中独立出来^①,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氏文通》即应运而生,建立了汉语的语法学体系。《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虽仿自西方语法框架,却从词到句、从词法到句法,对数千年来的汉语书面语言进行了全面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此后近百年来,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代不乏人,成绩卓著,但就语法体系而言,仍未冲破《马氏文通》的藩篱。虽如此,在词类、主宾语的区分、句型的研究、分析方法的采用等问题以及对具体词的研究上,却较《马氏文通》缜密得多、广泛得多。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不断地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汉语的语言实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

^① 参见拙著《中国语文学家辞典·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我们目前施行的语法体系(包括学校语法、专家语法),尽管有它合理的一面,但对汉语的实际,尤其是对汉语的口语实际如何,的确存在着不少令人失望的地方。例如,对汉语语法的特点问题,词和词组的划界问题,划分词类的具体标准问题,具体词的定性问题,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句型归类问题,句子的分析方法问题,语言教学与语言实际应用的问题,乃至一个个常用词的具体用法等等,都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②有些问题,几十年来笔墨“官司”打了不少,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更叫人不舒服的是在理论和方法上,借鉴的多,创造的少。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祖国语言科学的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尤其是建立汉语语言自身的语法理论体系,寻求汉语语言实际的分析方法问题,已到了亟待解决的时候了,有必要对近百年来的语法研究状况来一个总的检讨。因此,只有清晰地把握过去所走道路的曲折情况,才能闯出新路。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编纂《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的缘故。

自1985年始,我们就着手这部辞典的编写准备工作。我们试图从语法理论到语法术语,从语法研究者到语法著作,乃至语法学中的疑难问题等方面,全面地反映我国语法学研究的历史面貌,希望把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成績和问题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我们通过充分讨论,又征求了国内一些语法专家的意见,决定把这部辞典分为理论篇、术语篇、著述篇、释疑篇、学者篇五大部分,进而围绕这五大部分安排材料,着手编写。此后,经过三年的努力,这部辞典终于写成。

为了保证这部辞典的质量,人物部分,我们印制了“条目

^② 参见朱德熙、陆俭明《现代汉语研究现状和发展》(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现状与回顾》一书,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征收单”，寄发给国内健在的语法学者，尽可能地约请本人撰写简历以及个人的学术建树，作为写作的第一手材料；而对已故的学者，我们则根据可靠的材料撰写条目。著述部分，我们查阅了全国以北京为主的各大图书馆，凡能见到的都根据原书拟条撰写，并尽可能地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他部分的条目，则根据原书原义力求给以精当的解释，同时尽可能地指出其来源和流变。

我们认为，这部辞典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它对有史以来，尤其是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多角度的总结，并且首次全面而具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源流并重，而不是一般的简单介绍，尤其是理论篇和术语篇条目的撰写，绝大部分都援引出处，同时对相类或相关的条目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解说，既为语法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或线索，又普及了语法知识。第三，分类编排，辞目定位，既保持了语法理论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辞典的自身系统，看上去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互有联系。第四，收辞完备。这部辞典共收辞目近4000条，语法学辞目之多，非任何语文辞典所能比。此外，写作者还特别注意释义客观、准确，语言通俗扼要。

这部辞典能得以付梓，是诸方努力的结果。首先是撰稿者们为查阅资料不辞辛劳、四出奔走，乃至撰稿时挑灯夜战的辛勤劳作。他们是来自军事经济学院、辽宁师范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大学等9所院校的中青年骨干，都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工作多年，在语法学上有较深的造诣，都为这部辞典耗费了心血。更须特别提及的是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对我们的支持。胡裕树、黄伯荣、岑麒祥、杨伯峻、周大璞、张斌、冀千炎、高更生、孙良明、任学良、黄岳洲、吴士文、张寿康、张静、邢福义、陆俭明、傅雨贤、王德春、史有为、

林端、高葆泰、孟维智、董杰锋等先生以及国内数百名著名学者赠函，对本辞典表示了关心，而且寄来了大量的材料，使本辞典增色不少。特别是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倪海曙先生，生前曾带病就本书的撰写与笔者作了长达三小时的谈话，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还有中华书局郑仁甲、王勉，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李宇明，武汉大学刘俊昌，湖北大学卢卓群等先生在图书资料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为倪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我们编写这部按义类编排的《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在我国尚属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无所借鉴，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例如，浩如烟海的语法资料的收集、相类或相关条目的处理、对不同体系的语法著作的评价等等，尽管有语法学界同仁的支持和编者的不懈努力，仍难偿初衷。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向读者说明。首先是有不少语法学者还未能收入本辞典，这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学者的具体工作单位，难以和他们取得联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其次是限于时间的紧迫和资料的奇缺，还有不少语法著作、术语（主要是语法论文中的术语）未能收入本辞典；再次是相关的条目特别复杂，尤其是理论篇和术语篇的界限很难划清，只能就我们的理解，将理论性的术语列入理论篇，将实体性的术语列入术语篇，并将它们按义类相对集中，是否合理，还有待读者检验。我们学养不足，水平有限，疏误之处自难避免。我们之所以把这部不成熟的作品奉献给读者，是希望进一步得到社会的支持，因此，恳请广大读者尤其是语言学界的先辈们不吝赐教。

黄 陂 陈高春

1987年4月初稿于武汉军事经济学院

1988年6月修改于北京师范大学

增补本说明

近百年来,汉语语法学犹如一株幼苗,经历了风雨的吹打,也经历了阳光的沐浴,总是在或慢或快地成长着。随着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跟其他学科一样,汉语语法学已经根深叶茂、雄居学林了。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更是如日中天,出现了多角度、全方位、跨边缘研究的局面。令人惊喜的是,不仅仅是国外新的语言理论得以引进,并且同汉语的特点进行了一定的结合,也不仅仅是社会的稳定带来了语法学术活动的频繁,也不仅仅是语法理论学说的蜂起,可贵的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语法教学和研究已不纯然局限于知识的介绍和理论的探求,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文化学、计算机科学等进行着有机的结合,拓宽了路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汉语语法学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是在矛盾中生存、变化、发展的,而且往往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不变有不变的缘由,变有变化的规律,这就需要我们去做认真的总结,促其正常发展,因而《实用汉语语法大辞典》应时而生。但三岁已然过去,形势在飞速发展,增补自然势在必行。

在出版社的支持下,去年6月,我们拟定了修订计划,7月初又向全国的语法学者发出了“致语法学专家书”,从此,便开始了历时8个月艰苦的修订增补工作,而今总算告一段落。

这次增补修订,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一、对初版辞目逐条加以审定核查,删除了一些明显有

误和不属语法学范畴的条目,增补了一些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条目。

二、内容上作了大幅度修改,其中“理论篇”增加了语法学说、语法学术活动、方言语法等内容;“学者篇”每条都有改动,而且一半以上的条目都是重新撰定;其他各“篇”的改动也不小。

三、辞目归类上作了调整,改正了初版归类的明显失误。虽如初版仍设五大“篇”,但“篇”下又分若干类,而且各立类目,致使辞典内部的逻辑性和层级性更加突出,也方便读者使用。

四、重新撰写了附录。初版的“语法学史大事记”已更名为“汉语语法学史记事”,并增补了 2/3 的内容,为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具体而翔实的资料。另外,新增加了“语法学常见略语和符号”、“现代汉语语法学词类体系对照”(李晋荃执笔)两种附录,以飨读者。

在增补修订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收到国内语法学者或专家的赐函,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或建议,对此,我们是非常感谢的。那些意见或建议,我们大多采纳了,诸如“篇”下分类和具体条目的归类、语法学术活动的增加、附录的增加,以及一些具体条目的修改等等。但也有的我们没能采纳,这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关于语法学者选收的标准问题、对中青年学者的评价问题等等。我们认为,本辞典的编纂宗旨既是普及兼顾提高,以推动汉语语法的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发展,那么,我们的标准自然要做到“兼顾”二字,眼睛既要盯着那些作语法研究的专家,也要注意那些驻足讲坛、默默奉献的语法学者们,尽管他们“名不见经传”,尽管他们没有太多的语法论著,而汉语语法知识的传授、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何尝一日离开过他们?因此,我们不能忘记他们,